

# 感懷小品

一	卜居與漁父	屈平	二
二	伯夷列傳	司馬遷	三
三	李夫人臨死託武帝	班固	五
四	李陵說蘇武	班固	六
五	自序	劉孝標	七
六	自序	汪中	八
七	與子儼等疏	陶潛	九
八	論盛孝章書	孔融	一〇
九	與吳質書	(二則) 曹丕	一一
一〇	傷逝	(二則) 白秀等	一二
一一	與崔琴書	韓愈	一三
一二	譎居書簡	(二則) 柳宗元	一四
一三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一六
一四	北江書簡	(二則) 洪亮吉	一七
一五	與陽休之書	甄鸚勳	二四

一六	板橋家書	(四通) 鄭燮	二五
一七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任甫書	康有為	二九
一八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章炳麟	三二
一九	瘞旅文	王守仁	三三
二〇	哀鹽船文	井序 汪中	三四
二一	重過揚州記	龔自珍	三六
二二	經舊苑弔馬守真文	井序 汪中	三八
二三	遊英倫大寺記	歐文	三九
二四	遊蠟人院	康有為	四三
二五	晚間的來客	康普林	四四
二六	鴨的喜劇	魯迅	五〇
二七	秋夜與好的故事	魯迅	五三

## 一 卜居與漁父 屈平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復得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栗斯，喔咿嚅唅，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抗軛乎？將隨騖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 二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

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

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聚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僞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

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蕩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 三 李夫人臨死託武帝班固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嬪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

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向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後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武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

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

#### 四 李陵說蘇武班固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

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慮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犁下除，觸柱折轅，勳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駟馬爭船，推墮駟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

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驥，效死於

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

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白陳過。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此。』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今度沙漠，爲君將，今奮匈奴。路窮絕，今矢刀摧，士衆滅，今名已隳。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 五自序 劉孝標

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秣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隸。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

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亮節慷慨，

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軻。此三同也。

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名成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 六自序汪中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廢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

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

孝標嬰年失怙，競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轆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舛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懼。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



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裏關心，負薪水曠；鯨魚嗟其不隕，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

孝標生自將家，期功而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願景無備；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符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備書，倡優同音，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三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有交；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嗜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

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 七 與子儼等疏陶潛

告儼，俟，份，佚，修：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晉旨。發

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懼僂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息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歎然有喜。常言五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縑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况同父之人哉！

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 八 論盛孝章書 孔 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

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上，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禁，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 九 與吳質書（二則）曹丕

（一）

二月三日，不白。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保相。

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蕪壤，可復道哉！

觀今古文人，類不謹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願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願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動，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時同節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而過，行矣，自愛！

## 一〇 傷逝（三則） 向 秀等

### 思舊賦序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稽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稽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 世說

王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願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

此墳。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稽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人死！」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旣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莊子送葬（莊子徐无鬼）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垠，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石匠曰：『嘗試爲寡人爲之。』」石匠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一一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郡，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宜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

臺耶！宜州雖稱清涼高爽，不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萃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覺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清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忘！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一一 謫居書簡（二則） 柳宗元

（一）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

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



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

僕自去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兩人檣榔餘甘，破決瘻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

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闕卽出游，游復多恐。沙野則有蜷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時卽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

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癡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白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

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二)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瘵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胥盲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斃兀，事旣蹇隔，狼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既河萬端，旁午拂扇，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

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拘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嗟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笑笑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頰膈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傷，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逼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擗婦翁者，然類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

話，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雎騎危，以生易死。劇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澆忍，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癩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氾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衰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不宜。宗元再拜。

### 一三三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

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

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

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困憊之際，不暇他及。惟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遠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坐起，聞風吹雨入寒窗。』

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序近懷：

僕白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昔所牽念者，今悉置在日前，得同寒暖飢飽。此一泰也。

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地虺蚊蝨，雖有，甚稀。溢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

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

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

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警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

『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前欲明天，

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晚燈前。

籠烏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

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 一四 北江書簡（二則） 洪亮吉

（一）出關與畢侍郎賡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淩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術，塗危入棧。原林蕭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殞於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嬰之遺牋尙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既去。蓋相如病跡，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鷺鳥將亡，冀留勁羽。遺乘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卹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魂，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旌，

銜酸而東指。又况鸞生竟天，尙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册。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子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遠、奄、廉、使、東、友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稿草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尙望付其遺孤，以爲手澤耳。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啓，不宣。

(二)再與孫季述書

季述足下：

僕行閱千里，不親一士。日惟陳書上下古今，夜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覺，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牀几皆動；士既不實，倏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閭廡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

遠念足下，願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冢，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遊蒼童，呵叱鄰狗。一應之外，更築生墻，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心西向，曬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蟹罾。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於屋旁，爲構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鷄豚，祀親之餘，

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

嗟呼！積頓之士，寡至四十者。况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殮葬，幸蓄光彩。

## 一五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陽生大弟：

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遶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寶，旁沼星羅。檐下流煙，共霏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子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蒲蒲，身衣緇緇，出菘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

而吾子旣警名聲之鞶，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蒲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邱墳，盡心力於河漢。搗藻期之繁縟，發議必在芬芳。茲自美耳，吾無取焉。

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



斯豈惡樂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

今弟官位既遠，聲華已遠，象由齒斃，晉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杖，攜酒登巖，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

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 一六 板橋家書（四通） 鄭燮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於今日，其不幸而爲臧獲，爲婢妾，爲與臺皂隸，窮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卽自臧獲，婢妾，與臺皂隸來也。一且奮發有爲，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

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冑，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卽在其中矣。

愚兄爲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篋，得前代家奴契券，卽於燈下焚去，並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慙。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卽是爲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梁，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

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蘆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

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花草，用碎磚鋪曲逕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房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尙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去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爲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

願否？

濼縣寄舍弟墨第三書

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學有成者，多出於附從貧賤之家，而已之子弟不與焉。不數年間，變富貴爲貧賤，有寄人門下者，有餓殍乞丐者；或僅守厥家，不失溫飽，而目不識丁；或百中之一，亦有發達者，其爲文章必不能沈著痛快，刻骨鏗心，爲世所傳誦。豈非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落慧乎？

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願也。至於延師傅，待同學，不可不慎。吾兒六歲，年最小，其同學長者當稱爲某先生，次亦稱爲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紙筆墨硯，吾家所有，宜不時散給諸衆同學。每見貧家之子，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做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至陰雨不能即歸，輒留飯，薄暮以舊鞋與穿而去。彼父母之愛子，雖無佳好衣服，必製新纓襪來上學堂，一遭泥濘，復製爲難矣。

夫擇師爲難，敬師爲要。擇師不得不審，既擇定矣，便當尊之敬之，何得復尋其短？吾人一涉宦途，卽不能自課其子弟，其所延師，不過一方之秀，未必海內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誤，爲師者旣不自安，而教法不能盡心，子弟復持藐忽心而不力於學，此最是受病處。不如就師之所長，且訓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從，少待來年，更請他師；而年內之禮節尊崇，必不可廢。

又有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兒且讀且唱。月下坐門檻上唱與二太太，兩母親，叔叔孀娘聽，便好騙果子喫也。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剝卻心頭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得放腳眠，蚊蟲攜蚤出。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十月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製箕、製大小揅帶、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揅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明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啖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勩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

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

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綢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針線，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運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儉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 一七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任甫書 康有爲

一昨脂車宵邁，明月照影，僕夫戒時，巾笥光發，汽車颯馳。寢臺美睡，一夕千里。且過靜岡，遙望富士，瞻之在前。羣玉峯頭，白銀宮闕，橫雲封掩，眞面邈莫！良願不遂，奈何！奈何！

午到國府津，遂見箱根；羣峯聳碧，松嶺夾綠，壓映海波，激瀉澗流。舊游如昨，復集眼前。飯顆少憩，筇輿遂躋。蹬道紆空，危岫插漢。蜀坂九折，王尊所叱；棧道千盤，杜陵是吁。澗湍餘寒，空歷冰雪；荒山竟日，但見白草。縈紆萬徑，寂寞山家。狐狸時躍，人蹤俱絕。凍雲癘擊，繚霧噴谷。飛雪杳霽，奇寒襲人。冷風刺面，重糞不溫。如臨絕塞，但歎荒涼而已。登陟勞止，一步三頓。加蕭蕭暮雨，滑滑春泥，竊窺松林，冥冥列岫，僕痛馬瘠，天昏日黑，前途渺渺，客命茫茫。叩野人而篝燈，披荆榛而覓路。道狹草長，則下臨絕壑；澗曲峯迴，則前遮峭崖。遂乃覆車折軸，兩易乘載。踟躕路左，匍匐冥行，行路之難，宛其傷矣！所幸電話先通，客館迎至。忽乃連函列炬，走卒夾途；或挽或推，前後各四，傳呼若鳴鑿，呵殿成八驕。凄苦之餘，忽化鬧境；雲泥咫尺，天人變幻。入偃旅館，有若登仙。黃柑白青，銀魚入饌，與奴白飯，浴我溫泉。酒膩茶甘，香糜夢安，雞鳴夜闌，風雨如晦，追思曠曩，感慨繫之，則天之既白矣！

乃策馬蘆湖，瞻望富岳，精誠開雲，積陰解取。白頭倚霄，碧波欲冰，白帽倒影，上下摩照，光景奇絕，疑到初利。遊時幾何，觀化無盡。湖邊得宅，板屋荒園，花石磋砢，波光泚泚。可以賃廡，便欲移家；不知桃源，此可終隱。其與吾子，將離隔矣！此地昔在南北之朝，曾設重關之險，羣雄力競，俛仰千年；今則大道蕪荒，行人斷絕，今古異跡，令人慨慷！浮雲西馳，忽睨故國；金鐵鳴飛，神州陸沈。江漢滔滔，則樓船驚波；京邑岌岌，則

風塵瀕洞。成皋、滎陽，復見劉項之相距；朔方、西域，又聞吳、越之稱王。慘淡兵戈，蕭條城野。月照白骨，是深閨夢裏之人；馬擁殘旗，勳部下招魂之祭。國燭漸無壯者，空巷只餘寡妻。嗟我遺黎，民生欲盡；一百日之倒戈，風雲慘黯；三百年之王業，宗社忽焉。每念宣室之陳，更感東市之戮；追思鼎湖之痛，自哀絕國之奔。摩黨人之碑，錮逾十載；寫湘纍之怨，行吟九歌。蕭蕭松柏，慕茂陵而不歸；莽莽河山，對新亭而下淚。江海萬里，乾坤百年；宗國瀕危，生民莫掇。及黨禁之解除，隨舊朝而同盡；俛仰身世，悲從中來，自非木石，能無哀乎？

吾三周寰宇，徧閱君相，醉諸歐之金粉，考百國之寶書；厭飲乎石室之藏，倦遊乎息陬之操。已忘欽羨，自放行藏。吾道非耶？人間何世？諸天無量，星界萬千；生有自來，游爲偶現。八千往返，莫往莫來，儘却灰飛，不壞不捨。惟吾心之悲憫，忍斯世之遠離，嗟我生民，實同憂樂；欲往乎公山、佛胥、尼父之行，慙；五就乎夏桀、殷湯，有幸之任重。無成敗利鈍之逆觀，盡瘁鞠躬，無身名得失之求全，吾固喪我。披艱掃穢，潛足匡時。光岳或完，黎民或保，仁人志士，其能忍乎？若夫處民絕之時，際國亡之厄，遠依異國，免居亂邦。道遙帷闥，播弄鉛槧，徒以著述爲暇豫，以酒博爲排遣。志學行仁，生平何事？嗟乎，梁生才薄，賈誼志希，伊尹聯鑣，騶斬同拯，墜日於虞淵；比翼齊飛，同事救民於塗炭。荏苒歲暮，於今廿年；死生有命，進退維谷。豈伊異人，而有差池？夫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拿破崙冒於行，而霧助其成。凡成功者，天人各半；巧存未必得，壯往未必失，前修多矣！吾才質老鈍，道德日負。西望儒博，寶器鬱其光華；東懷君勉，雷霆走其精銳。思草堂之

萬木未盡凋零，藐烈士之暮年，平生飛動。行軍誰與？浮海徒傷！窮冬沍寒，荒山歲盡。白日西墮，長風萬里。嗟乎天命，憤悒云何？呵凍布懷，低難灑縷。

## 一八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章炳麟

湯夫人左右：不通函件幾四旬，以吾憔悴，知君亦無生人之趣。幽居數月，隱憂少寐，飲食僕役之費，素皆自給，不欲受人餽養，今遂不名一錢；延至六月，則槁餓而死矣。亦不欲從人告貸，及求家中寄資。蓋如勞瘁之人，不可飲以人參上藥，使纏綿患苦，不速脫離也。嗚呼！夫復何言。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爲記誌，觀之亦如對我耳。斯衣製於日本。昔始與同人提倡大義，召日本縫人爲之。日本衣皆有圓規標章，遂標「漢」字。今十年矣，念其與我同更患難，常藏之篋笥，以爲紀念，吾雖隕斃，魂魄當在斯衣也。亡後，尙有書籍遺稿，留在京師。君幸能北來一撫，庶不至與雲烟俱散。自度平生，志願未遂。唯薄宦兩年，未嘗妄取非分，猶可無疚神明耳。先公及太夫人薨，在錢塘留下村九條沙，自更患難，東竄嵎夷，遠冢墓者八歲矣。辛亥旋歸，半載中抵抗三次，皆以塵事迫促，又未及躬自展者。遠離榮兆，遂十一年。今歲八月四日，則先公九十生辰也。自去歲初春，已擬及時爲營佛事，以抒永懷，今遂不得果願。君於是日，當爲我謁祭墓前，感且不朽。吾生二十三歲而孤，憤疾東胡，絕意考試，故得研精學術，忝爲人師。中間遭離禍亂，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家本寡資，餘



君孤苦，能勤修自業，觀覽佛經，以自慰藉，此亦君之所能，而尊舅氏毅臣先生之遺教也。長老如湯蟄仙先生，至成如龔未生，皆宜引以自輔。此二君者，死生之際，必不負人，其餘可信者鮮矣。言盡於斯，臨穎悲憤，炳麟白。

## 一九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子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焉。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斧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闕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呼嗟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銜冒霜露，扳援崖壁，

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

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

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

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邀以嬉兮，矚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嗚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柝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屬於茲墟兮！

哀鹽船文者，江都汪中之所作也。中早學六義，又好深湛之思，故指事類情，申其雅志，采遺製於大招，激哀音於變徵，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或疑中方學古之道，其言必期於有用，若此文將何用耶？答曰：中日擊異災，迫於其所不忍，而飾之以文藻，當人心肅然震動之時，爲之發其哀矜痛苦，而不忘天之降罰，且閔死者之無辜，而吁嗟啟警，散其冤抑之氣，使人無逢其災害，是小雅之旨也。君子故有取焉。若夫污爲故楮，識李華之精思，傳之都下，寫左思之賦本，文章遇合之事，又末而不足數也。仁和杭世駿序。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徵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至秦州，西極於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徵緘其口，列檣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隱若城郭，一夕併命，鬱爲枯腊，烈烈厄運，可不悲邪。

於時玄冥告成，萬物休息，窮陰涸凝，寒威凜凜，黑告拔來，陽光西匿。羣餉方嬉，歌宴宴食，死氣交纏，視面惟壘。夜漏始下，驚颯勃發，萬竅怒嘯，地脈盪決。大聲發於空廓，而水波山立。

於斯時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血，炎光一灼，百舫盡赤，青烟蹙蹙，燁若沃雪。蒸雲氣以爲霞，炙陰崖而焦蒸，始連熾以下碗，乃焚如以俱沒。跳躑火中，明見毛髮，痛昏田田，狂呼氣竭，轉側張皇，生塗未絕，倏陽燄之騰高，鼓腥風而一吹。泊埃霧之重闕，遂聲銷而形滅，齊千命於一瞬，指人世以長訣，發冤氣之蒸蒸，合游氛而障日，行當午而迷方，揚沙礫之嫫疾，衣紵敗絮，懸查炭屑，浮江而下，至於海不絕。

亦有沒者善游，操舟若神，死喪之威，從井有仁，旋人雷淵，并爲波臣。

又或擇音無門，投身急瀨，知蹈水之必溺，猶入險而思濟。挾驚浪以雷奔，勢若濟而終墜，逃灼爛之須臾，乃同歸乎死地。積哀怨於靈臺，乘精爽而爲厲，出寒流以浹辰，目眇眇而猶視。知天屬之來撫，怒流血以盈賦。訴強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

若其焚剝支離，漫漶莫別，圍者如圜，破者如缺。積埃填竅，攝指失節，嗟狸首之殘形，聚誰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坏，辨焚餘之白骨。嗚呼，哀哉！

且夫衆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環之，絕氣寢牀，以死衛上，用登明堂，離而不德，祀爲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橫！

游魂不歸，居人心絕，麥飯壺漿，臨江嗚咽。口墮天昏，悽悽鬼語，守哭逃遺，心期冥遇。惟血嗣之相依，尙騰哀而屬路。或舉族之沈波，終孤禘而無出。悲夫！叢冢有坎，秦厲有祀，強飲強食，馮其氣類，尙羣遊之樂，而無爲妖祟。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爲而至於此極哉！

## 二二 重過揚州記 龔自珍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昭蕪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

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謀舍舟而館。旣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謹；過橋，遇女

牆，齧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斃斷斃，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

入市，求熟肉，市聲譁，得肉館；人以酒一餅，蝦一筐，醜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窻鳴鳴，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蓋殼也；審視，玻璃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圯無存。巽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右，尙可識；其可登臨者，尙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蓉，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蔕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

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譁。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爲敘爲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爲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窻外船過，夜無笙管聲；卽有之，聲不能徹。且然而女子有以梔子華髮爲簪求書者，爰以書畫環瑣互通問，凡三人，淒聲哀豔之氣，繚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搖搖不自持。余旣信信，拏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雨、嘯、聽、狄、悲、鬼、神、泣」者？嘉慶末，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聽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聞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臥而思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予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

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穉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尙猶丁初秋也。歟！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二二一 經舊苑弔馬守真文并序 汪 中

歲在單閼，客居江寧城南，出入經迴光寺，其左右有廢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滿田。室廬皆盡，惟古柏半生，風烟掩抑，怪石數峯，支離草際，明南苑妓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住名留。其色藝風情，故老遺聞，多能道者。余嘗覽其畫蹟，叢蘭修竹，文弱不勝，秀氣靈襟，紛披楮墨之外。未嘗不愛賞其才，悵吾生之不及見也。夫託身樂籍，少長風塵，人生實難，豈可責之以死？婉孌倚門之笑，綢繆鼓瑟之娛，諒非得已。在昔健好悼傷，文姬悲憤，矧茲薄命，抑又下焉。嗟乎！天生此才，在於女子，百年千里，猶不可期。奈何鍾美如斯，而摧辱之至於斯極哉！

余單家孤子，寸田尺宅，無以治生，老弱之民，縣於十指。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靜言身世，與斯人其何異！祇以榮期二樂，幸而爲男，差無牀簀之辱耳。江上之歌，憐以同病，秋風鳴烏，聞者生哀。事有傷心，不嫌非偶。乃爲詞曰：

嗟佳人之信轉兮，挺妍姿之綽約。羌旣被此治容兮，又工鬢與善諳。攘皓腕以抒思兮，乍含豪以縣避。

寄幽怨於子墨兮，想蕙心之盤薄。

惟女生而從人兮，固各安乎室家。何斯人之高秀兮，乃蕩墮於女閭。奉君子之光儀兮，誓偕老以沒身。何坐席之未溫兮，又改服而事人。顧七尺其不自由兮，倏風蕩而波淪。紛啼笑其感人兮，孰知其不出於余心。哆樂舞之婆娑兮，固非微軀之可任。

哀吾生之鄙賤兮，又何矜乎才藝也。予奪其不可測兮，吾又安知夫天意也。人固有不偶兮，將異世同其狼藉。遇秋氣之惻愴兮，撫靈蹤而太息。諒時命其不可爲兮，獨申哀而竟夕。（選自述學）

### 二二三 遊英倫大寺記 歐文林 紆譯

一日爲蕭晨，百卉俱靡，秋人寡歡之時。余在惠斯敏司德寺遊憩，可數句鐘，當此荒寒寥瑟之境，益以陰沈欲雨之秋天，可云兩美合矣！

余一入寺門，已似託身於古昔，與地下鬼雄款語。門內列兩道至修廣，上蓋古瓦，陰森如履地洞。修墻之上，作圓寶通漏光。是中隱隱見一僧，衣黑衣，徐行若魅。余一人既入是中，決所見必皆厲慄之狀，卽亦無怖。牆壁年久，莓苔斑駁，泥土亦漸剝落，壁上碑版，隱隱亦悉爲苔紋所封，而鐫刻之物，觚稜漸挫，但模糊留其形式而已。黃日佈地，四圍仍陰悄動人。高墻修直，仰望蒼藍，直類井底觀天；而本寺塔尖直上，半在雲表。

余循行廢殿之上，遙想當日之經營，至此已榛蕪滿目！更設殘碑，半傾側於地，或卽成爲砌石，履迹所經，字畫均漫漶不可讀。尙有一碑，列三巨公名，髣髴可辨；其事迹則久已磨平，無可求索。三公者，均本寺主持，爲十一二世紀時人。余癡立久不能語，以爲人死留碑，卽碑亦不足深恃；可知人欲圖名，欲身後令人思慕，其事滋難恃也。若更數年者，將並此而沒矣！當日營謀，刊石立像，謂可不朽，不知石亦有時而漫滅也！

徘徊中，寺鐘已動，迴音若抱柱而鏗。余立身叢冢之中，似此鐘聲詔人；今日光陰又匆匆逝矣！余在聲浪之中，搖搖似爲此聲催吾入諸窀穸，可悲也哉！

已而徐步入廣殿中。旣入，而壯麗之奇構，令人震越失次；盤花大柱，林林可數百株，藻井直上，高厲不見其極。余自視若在殿礎之下，蠕蠕直如蟲豸。以此殿之高且廣，寂寥無人，履之心悸，足不敢前。每一窺足，而迴音輒發於壁間，覺一舉一動，皆生奇響。余肅然知處吾旁者，均先代賢哲英雄之骨，不能不加敬恭。然不禁一笑者，笑彼功蓋宇宙，言成經典之人，至於今日，則殘骨數星，與沙土交雜，聚此漠然無人之區，外此其又何戀耶！生前舉手，可以奄有江山；至於鐘漏歇時，欲與前勳爭此土壤，尙有吝惜不復相讓者，則又可憫矣！夫萬年之名，人之所歆，而銘誅陳陳，觀者又復幾人矧此石苦澁，復不足深恃耶！

余此時迺遇至古詩人墳碣之下，盤桓久之。詩人遺事，至簡而易讀。惟莎士比亞愛迭森兩先生尙有小石像存焉；餘人則半像粗記姓名而已。嗟夫！詩人固無勳業，而弔古人來，往往於詩人斷墳，多增留戀。凡



人之弔古英雄，但有駭歎；若詩家遺像，則縣縣然情動於中，卽亦不知其所以然。以詩人感人之深，雖異代有同風契。蓋著書者之神，往往合於讀書者，情絲蒙絡，款款深深。餘人則但憑歷史爲準，而史殊不足恃。詩人印人以心，每誦其詩，輒如新發諸蘗，不斥爲陳人屏之也。須知詩人爲人多而爲己少；以詩人生平去歡樂而卽幽邃，閉戶苦吟，取古人之心迹，與今人黏合無間，而名譽又不從流血而來，一一本諸心思；以公道論之，後人宜有感戴之思。蓋詩人之留貽，非屬豐功偉烈，或徒託空名；直擲其智珠，出其魅力，悉投諸後人，一無所吝也。

余旣憑弔詩人，更進則古息陵寢矣。又進，則名臣勇將及有名主教之屬，碑碣翰林，顧乃無一聲響，大似天方夜譚中所言：術士入城，城人皆化爲石偶者。偶讀墓碑，佳者亦夥；獨有一像，則碑誌中有二語云：「兄弟勇，姊妹懿。」言詞至賤簡，而感人亦至深也。

余年萬念俱寂時，忽隱隱聞市聲及車馬之聲，隨西風而至。此二境乃至不相侔；人世繁聲，竟直至夜臺之上耶？余徘徊間，西日將匿，似遊人宜返，而暮鐘亦急。余見沙彌衣白衣，魚貫入殿。余獨立於亨利第七禮拜堂之前。門外階級重重，銅扉殿闔；余仍入觀。堂中營造之工，一時無兩：壁端鐫刻垂滿，每刻均鑄先賢，而刻工之佳，幾於視堅石爲木質；屋頂均密刻，仰觀竟纖細如蛛網。中立二石像，則帝后御容也，旁立均勳戚大臣；每像之前，均玉石闌干旋繞。頰富麗至此，轉令人生無窮之悲。蓋經構此宇，非有大力烏能者？乃殘骨卽居此廣殿崇墀之下矣！意必有一日烏巢其上，遊人憑弔壞殿之基。殿外尙有二陵；一爲

英后伊利沙白。一爲蘇格蘭后馬利亞。二人仇讎也；今乃相距一邱，則所謂仇讎者，亦不外如此耳。方今力持公論，何人不爲馬利亞鳴其冤抑？以大勢論之：二人生死當萬無相見之期；不圖埋骨成灰，乃同此漂灑之埃墟。

余倦極，因息於馬利亞石像之下，憐而弔之。時萬聲俱寂，並住僧梵唄之聲亦渺。天色沈沈，黑影漸生，石像亦漸模糊。晚鐘逐處皆動。余起立將出，遂拾級下。忽見愛德哇德聖王之墓，因復登臨。墳外環立多像，爲勢稍高，歷歷見諸瑩光。左近有加冕御座一，爲木製。余思加冕者，皇帝得意之秋也。今胡爲移此得意之御座，置諸廢園？然則人世得意失意事，相去亦不數武耳！

天色已晚，僧將閉門，余遵舊路而出。余既出殿門，寺門卽闔，迴音尙隱隱然。

余既出門，思欲默識今日所見，乃腦筋莽如亂絲。自念剛出此門，胡爲遺忘如是之迅？然則智、名、勇、功，乃可令人久憶耶？彼所謂大名千古不朽者，亦謬言耳。駒光之際，時推陳而出新，須知前此文字固佳，然緜閱已至末葉矣！今日名人，卽推倒舊時之老宿者；不知後來之秀，久磨礪以待汝矣。故歷史陳陳，後人聞者，每疑信爲荒唐之說，實跡偏成疑案，因之聚訟紛紛，而紀功之碑，亦不待人力推陷，皆倦極而思睡於地。所鐫古書亦漸漸爲空氣所蝕，成爲平面，無論華表、穹門、金字塔，後此均一堆沙石耳！縱使墳臺堅固，亦復何濟？而亞力山大之尸，灰已颺歸烏有，僅留空梯，真諸博物院中。埃及之「木默」，固長歷人世之光陰，卽波斯之坎白西司，亦未嘗加以凌踐。今嗜利之人，乃竊取而鬻之。埃及、佛羅之木默，今已搗碎

爲醫傷之藥屑矣。夫以金字塔中之物，尙屑以爲藥，矧此區區之殿。耶？今日尙有吾輩，爲文章以稱美此寺，安知異日非風吼鴉鳴之廢地，而斷瓦殘磚，均爲野藤山花所蒙絡？夫人生死耳，死而留名於史，卽史亦奚足恃？雖碑版亦但成遺跡而已，他又何論耶？

## 二四 遊蠟人院 康有爲

此蠟人院樓上下十數室，意態如生，置活人於中，不動不能別也。有法國美人某像，號稱傾國之美者，死於革命之難；此像所作，其臍猶能鼓動，法人號稱極美者。拿破侖命之后，亦以美名，其像亦在。皆不解其何以號爲至美也。

白香山詩曰：『天下無正色，悅目卽爲姝；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愛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數者孰知正色！人木處，則惴惴恐慄，猿猴然乎哉？水處則溼疾偏死，魚鱗然乎哉？數者孰知正處！』夫留武、鄭衛，人之所樂也，而墨翟有非樂之論；蘭芷香澤，人之所好也，而海濱有逐臭之夫。甚矣，人之好尙不一而絕殊也！雖然，爲物理論者，於其不同而略大同之，於其不同盡而求近盡。孟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貴。』凡聖者，因人情而立法，豈能盡得人人之情哉！只能曰：『道不遠人』而已。是故見白人，有不盡可愛者矣；而見黑人之鐵面銀牙，則未有不憎者；斯亦未貴之屨也。所謂人情之中，只得如此。凡聖者立法垂制，一切如此。卽衆人公議立法垂制，亦只得如此。無有人人而

同悅之理也。若欲適得其宜，只有各從所好。如賈讓之游堤，必當寬以居之，聽水之有泛濫而不至崩決也，自得之欲；如歐人之衣履，時製緊切，量身之切線而無使靡汎焉，而後親切有味矣。

今吾國之立制也，重爲任而責不勝，遠爲期而責不至也；是教民之詐欺而後已也。宋後學者之過嚴也，束縛馳驟其心，而奪其自然之性；播棄四支之歡樂舞蹈，而失其條暢之天；其道太毅，去於民心，民苦不堪，非益生之宜，民種不茂，非國爭之世所宜哉！

樓下一室，見拿破侖將死蠟像臥帳中，屬續垂絕。其子愁眉側坐而侍疾。一桌，二几，一榻，奄奄英雄末路，我心憫之。雄心屈於短圖，遠志抑於近慮。幽於荒島，斜對夕陽，海波淼淼，迢懷夙昔。金戈鐵馬，已爲昨日之山河；殘喘離魂，將爲尊食於螻蟻。奮飛難再，斷腸奈何！斯亦拔山蓋世之雄所淒楚哽咽者已！

苟非知道，能不痛心知來去之無常，本縱浪於大化。喜懼則乘願而來，緣盡則絕塵而去。假以黃金鋪地，終有崩決之時。成住壞空，何戀何愛！藉非爲救世度人而來者，雖有英傑，西山日薄，漏盡鐘鳴，能不悲乎！

## 二五 晚間的來客 俄國庫普林著 周作人譯

燈光在我所坐的桌上，映出一個光明平正的圓圈。在這圈子以外，一切物事都暗黑，空虛，沒有生氣，一切都於我很生疏，都爲我所忘卻。全世界聚集在這小小的空間裏，——每個墨水痕，刀痕，木質粗

體的處所，與我完全稔熟。我不需要別的東西了。在我面前的這張紙，白到眩目，紙的四邊在綠布上面，很分明的映出。晚上一秒一秒的時間輕輕的緩緩的單調的過去。在這光的圈子裏一切都簡單，光明與我投合，親密，稔熟，又矇矓的如夢。我沒有需要，不再需要別的東西了。

然而有人敲我的門了，一、二、三……急迫而且難亂的，接連起來了三聲沉重不安的敲聲。光的圈子一般的幻樂便消滅了，正如影籬上的圖畫忽地移去了。我又在我的房裏，在城內的家裏了……人生奔向了我來，正如街上的聲音從開着的窗戶亂闖進來似的。

門外面是誰呢？不一刻，他要走進我的房裏，我將看見他的面貌，聽他的聲音，握他的手。我將用了我的視聽，我的身體與思想，和他接觸。阿，這都是很簡單，但又怎樣的神秘，不可思議，幾乎嚇人麼！

因為世上沒有一個現象，無論怎樣微細，不在我的心上留下他不可磨滅的蹤跡。我的地板上的老鼠的靜悄悄的行動，死刑的執行，小孩的出產，秋天一片樹葉的響，大洋上的風雨，時錶的響動，所愛的女人的擁抱，一個尋常的廣告——一切事物，或大或小，或有心的或無心的感到，都觸着我的腦，畫上不可辨的線與曲線。我的一生每一刻，都留下一個無心的，都是不可磨滅的印在我的性格上——在我的對於生活的愛或憎，我的心意，我的健康，我的記憶，我的想像，我的將來的生活，或者還在我的子與孫的生活上。但我不知道事件的結果，不知道他們到來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們根本的力量與隱藏的意義……

我不知道明天將來怎樣……只有那淺薄自滿蠢笨的僞君子，或者那被選的預言者，憑着他們異常靈敏的精神，能夠知道——或者欺騙他自己和別人，相信他能夠知道，我不知道，這一時間或一分鐘間將要遇見的事。我像博徒一樣的生活着，運命永久的推轉着我的神異的輪子。

爲什麼賭博使人興奮呢？因爲我們若在桃子九點上放下一注錢，我們不能預知他落在那裏；如在右邊，我們輸了；如在左邊，我們便贏了；因爲在我們的眼前，未來立刻變成過去，我們的希望與計畫變成失望或喜悅了；因爲紙牌的賭博也是人生，只是更緊縮，更密集，彷彿養氣瓶中的生活罷了；因爲賭博的時候，我們心裏覺得在我們面前，走着一個可怕的神明，主宰一切的『或然』及『可能』。

然而平凡尋常的生活現象不能深切的感動我們，我們盲目的無關心地在那些現象的中間。但每日每時，我們喫食，或趕去幽會，或簽押商業文件，或坐在戲場上，或摸牌，或引一個新朋友到我家裏，或買或賣，或睡或醒，——實在我們不斷的從人生每舉步間送上來的大瓶中拈出闖來。總之賭牌的時候只有兩個機會：你不是贏，便是輸了；生活裏卻有幾萬機會，又用幾萬相乘，沒有一枝籤是空的。賭牌完了的時候，你立刻將錢付了；但在人生卻有無數支付的方法與不同的日期。有幾時他付得吝嗇，像放債的人一樣，有時又像暴發戶的浪費；有時公然的付出，像慈善的恩人，有時又很秘密，像聖書裏的寡婦；有幾時付得鶻突急速，宛然手槍一響，有時又緩緩的，如不可救藥的病……：

這都是不可解，神祕，而且因爲簡單，所以愈加真正可怕。現在設想，假如有一個暴君，真的人間暴君，

有天才的狂人，他厭倦了他無限的權力的尋常的享樂，想出一種新方法，要在他的國內舉行每年人生的彩票。規定某日某時，兵隊不趕人民都到一個廣場上，中央放了一個大瓦瓶，滿盛着紙牌，詳細決定各人在來年的生活。凡是人智所能計畫的一切事物，都寫在這些紙牌上：富、聲名、權力、恥辱、監禁、戀愛、自殺、榮譽、流放、戰爭、勞工、稱號、拷打、死刑……你又試設想，假如你難在這精明的暴君屬下的不幸臣民的隊伍裏，等候你的輪番。阿，你的面色怕要忽然變成青白，你的兩膝戰抖起來了；你被引到那運命的瓦瓶的前面的時候，你的心將怎樣的跳，懷着恰相反對卻又一樣有力的欲望——想提早，或遲延你的揀擇的時間……

但是，我們實在每日枯圖，只因爲蒙昧，迷信，懦弱或平凡的習慣，我們不會注意，不願注意，不會想到，也不相信。一個人說：『我將要我的生活做成這樣。』別一個人又說：『我知道，一年兩年或十年以後，我將仍舊坐在這椅子上，在文書上簽字。』又別一個人更相信他到死爲止，決不出他隱居的四壁，比他生存的事實尤其確實……倘若他們的信念並沒有欺騙他們，那些自足的人將對自己或他們的子孫或他們的朋友說：『你看，我要得這些榮譽，於是我得到了。堅忍與努力，會使你得到所要的一切。各人都能鑄造他自己的幸福。』但這話是一樣的蠢率真，正如一個人要證明他運命的自主，說：『現在我要用指頭敲這桌子，』便真敲了。但前者比後者的思想尤其愚蠢，因爲他的愚蠢是更加複雜錯綜了。

第一，一個人倘若硬化成爲某種限定的終極的形式，他便已經進了死的微候的第一狀態，因爲生命是在於不斷的流動。第二，倘若我能夠將當日的他給今日的他看了，他一定要驚詫，不相信這靈魂真是他自己的；即使他相信了，他也將迷惑，不能說明那些影響與聯絡，使他起了這樣可驚的變化。第三，這人如不認識靈魂，只認識那包圍的纖維，他便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現象——生產、戀愛與死，——顯然使我們驚恐，也是爲機會的無常所統轄的。

我們有誰知道我們入世的意義與原因呢？我們的父母，關於這件事必然知道的最少。在小兒的受孕與生產，在他的體質與精神的構成，在他全個未來的生活的決定上，有幾千種原因，一樣的佔有重大的位置。日間所嗅的大餐，園裏的花香，自覺的記憶上的斷片的印象，——這或者是一種要因；而且此外還不知有幾千百種呢。最簡單最微細，不曾注意着，也全忘卻了的事件，或者反是最重要有力的原因，也未可料的。

在戀愛的上面，也正是一樣。誰能告訴我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又怎樣的將成這美的，破壞的，或可嫌的威力的奴隸呢？沒有人能夠預知他的妻子或伊的情人。一個朋友介紹我到他的朋友家去，在那裏我又遇見別人；因爲他們，我遇見了一個向來不曾相識的女人。我被紹介於伊的時候，我不會知道在這一剎中，我正從運命的瓶裏抽了一支籤，上面寫着這幾句話：「你被判定在將來的若干年內，應該同這女人同桌喫食，睡在伊的旁邊，同伊生下孩子，被伊叫作丈夫。」還有這種事情，豈不時常發



生：兩個人多年希望會見的機會，卻在街上對面走過，臂肘相觸，不曾相見，而且這一別離，或者終生不再遇見！

還有那孩子們呢！我可曾預先想到他們麼？我能約略知道我的身體心意與靈魂的那一部分將傳給他們麼？這不但是我的如此，便是我的父親祖父與曾祖的也如此。我能够預知他的靈魂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迹的一切事件麼？這在我雖然或者並未注意，但在我的孩子卻是關係他的運命的事。所有一切的結束，終於由死祭來了，——他是真實的又最是不意的來客，我們無心的用了我們衣服飲食，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心，我們的愛與憎，預備他的到來。

不，我於人生的事情毫不知道，毫不懂得。我在從順的遲鈍的恐怖之中拈了我的鬮，連上面不可了解的刻文也不能讀。

在這晚上，聽到門外有不安的敲門聲的時候，感到這事，更比先前明瞭。我的心裏想：「這是運命帶了伊的魔法輪來了，」我不得不去拈我的鬮。有誰知道，站在門外的人帶來給我的是喜或是憂，是愛或是憎呢？他的到來將造成我一生的轉點，還是便即流去，只留下不很可見的痕迹，我便立刻忘卻，到了死時或在死後，也不再記起呢？我起一種迷信的思想，彷彿覺得倘若我大聲問道「誰？」便會有一個冷淡的幾乎不能聽到聲音答道：「運命。」

我說：「進來！」在他敲門的聲音與我的答應中間，沒有一秒鐘的間隔，但在這短時間內通過我的

腦的許多思想，已經揭起了黑的深淵前面的幕的一角；他們已經老了我了。我覺得那不安的敲門聲，已經在門外的那人和我的中間，牽了一條線了。

現在他們開了門。再一刻，那最簡單卻又最不可了解的事將要出現了。我們起首談話。借了不同的高低強弱的聲音的幫助，他將用習慣的形式表現他的思想，我受了這聲音的顫動，翻出他們的意義，於是別人的思想便變成我的了。

呵，人生的最平常的現象，在我們看來，怎樣難解怎樣神祕，又怎樣奇異呵！沒有懂得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的真意義，我們將他們重疊堆起，交錯了，聯結了，展開了，我們遇見人，結婚、著書、說教、組織內閣、開戰、通商、發明、修史；我每想到一切人生的太交錯底廣大複雜黑暗與根本的偶然，我自己的生活覺得彷彿只是塵土的一小粒，消失在暴雨的中間……

## 二六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便向我訴苦說：『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我卻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於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才了，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遊之地的爪哇，爪哇地方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爪哇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聞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卻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卻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爲北京到處都有溝。』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爲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幾十個科斗子。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

院子裏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卻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所在。

科斗成羣的在水裏而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在旁的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先珂先生，他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着，「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卻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子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逼身松花黃毛茸茸的，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鳅來餵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碎米來餵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響，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喫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  
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腳的科斗了。

「愛羅先珂，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唔？蝦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卻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匆匆的向亦塔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咻咻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了；幸而仲密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一無消息，不知道在那裏了。

只有四個鴨，卻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 二七 秋夜與好的故事 魯迅

## 秋夜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来，夢見秋的到来，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亞着，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映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

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眯着許多蠱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半夜，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了了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了了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葱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是笑聲；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烟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 好的故事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豫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薰得燈罩很昏暗。鞭爆的繁響在四近，煙草的烟霧在身邊；是昏沈沈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擱在膝髁上。  
我在矇矓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尙、籬笠、天竺、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於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餞。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破碎，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聲。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



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凌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初學記』，眼前還騰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伸手去取筆，——

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夜……。